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五十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志卷一百五十下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六十三下

崔逞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祖曠從慕容德南度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宋爲樂陵太守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爲東清河鄃人縣分易更爲南平原貝丘人也父靈延宋長廣太守與宋冀州刺

史崔道固共拒魏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秘書丞李彪參撰國書再遷給事黄門侍郎甚爲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黄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之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著作如故兼太子少傅又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爲陜西大使廵方省察所經述敘故事因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又以謀謨之功進爵爲

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爲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孝文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未嘗留心文案惟從容議論參贊大政而已孝文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宣武即位正除侍中初光與李彪同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廢宣武居諒闇上表求成魏書詔許

之彪遂以白衣於祕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宣武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曰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雞化為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

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皆似雄但頭冠上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民疲賦役多有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不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

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斯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皆陛下所觀者今或有自賤而貴闒頏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横野存有酷恨之痛殁有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反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多往無還百姓困

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也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弊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饗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振貧瘼簡貴山

池減徹聲飲晝存政道夜以安身博採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帝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逾重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之西序勅以示臣臣案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彫殞速易不延旬日無擬蕭斧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墻築工

窳蕪朽不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歘搆厥狀扶疎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為敗亡之象然懼災修德感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此鵶鵲巢于廟殿梟服鳴於宮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為誡且東南未静兵革不息郊甸之内大旱踰時人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彊

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昌
皇壽等於山岳四年除中書舍人永平元年秋將誅元
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敕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
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
外人竊云李今懷姙例待分産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
事戮至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
義無隱諱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
體皇子襁褓至有天失臣之愚誠知無不言乞停李獄

以侯育孕帝納之延昌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
宣武幸東宮召光與黄門甄琛廣陽王深等並賜坐詔
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今為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
詔不許即命明帝出為從者十餘人勅以光為傅之意
令明帝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明帝
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啟請從太子拜於是宫臣畢拜
光北面立不敢拜答惟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采
一百匹琛深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遷右光禄大夫侍

中監如故四年正月宣武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明帝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黄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時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憙横劒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義理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

謝初永平四年以黄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歳無所厝懐至是尚書令任城王澄封博平縣公領國子祭酒詔光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并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髙陽王雍等舉光授明帝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四月更封光平恩縣侯以朝陽伯轉授第

二子㑹其月勑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為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姬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為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

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就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訓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左右僕射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若或其事也但帝族方衍勲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上決大政輔神養和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神

龜元年光表曰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損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官私隱顯漸加剝撤由是石經彌減文字增缺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修之後靈太后廢遂寢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

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新昇上級佇蹕表刹之下祇心圖構誠為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恇惶竊謂未可九月靈太后幸嵩山佛寺光上表諫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明帝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位讓光四月以光為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鶖鳥於宮內詔以示光光表曰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禿鶖也貪惡之

烏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庭昔魏氏黄初中有鵜鶘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為不善是以張璘惡鵩賈誼忌鵩鵜鶘暫集而去前王猶為至誡況今親入宫禁為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為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飡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猶有菜色陛下為民父母撫之

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進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明帝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冬詔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閤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病疾稍增而自彊不息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月十年明帝親臨光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爲止聲樂罷諸遊眺拜長子勵爲齊

州刺史十一月疾甚勑子姪曰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明帝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温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尸慟哭御輦還宫流涕於路爲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公坐講讀之處未嘗不改容悽悼贈太傅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勑加後部鼓吹班劒依

太保廣陽王故事謚文宣明帝祖喪建春門外望輀哀
感儒者榮之初光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爲五
韻詩以贈李彪彪爲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爲百三郡
國詩以答之國別爲卷爲百三卷焉光寬和慈善不忤
於物進退浮沈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黄瓊爲人故爲氣
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事之元乂於光亦
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
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啟其

女壻彭城劉敬㩁云敬㩁爲荆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兼别駕暫集京師明帝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爲黄門則讓宋弁爲中書監讓汝南王悦爲太常讓劉芳爲少傅讓元暉穆紹爲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爲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時情識者以爲矯飾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愈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

上肩久之而去道俗讚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爲沙門朝
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卽爲二經義疏三
十餘卷識者知其疎畧凡所爲詩賦銘贊誄頌表啟數
百篇五十餘卷别有集錄光子勵字彦德器學才德最
有父風舉秀才中兵彭城王參軍秘書郎中以父光爲
著作固辭不拜後除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乂爲明堂
大將以勵爲長史與從兄鴻俱有名於世父光疾甚拜
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侍父疾衣不解帶及薨孝文每加

存慰光葬本鄉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弔孝昌元年除太尉長史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贈侍中衛將軍青州刺史勵弟劼列在齊史光弟敬友本州從事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身恭寬接下修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飢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卒於家弟子鴻字彦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

稍遷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後為三公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僚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昔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効能官才必稱位者朝升夕退豈拘一階半級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尚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當遷進者披卷

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黄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逐曹亦抑為一槩不曾甄别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宣武帝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十一月宣武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

降其京兆宅之庭樹後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孝文宣武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畧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録時事以待後人臨甍言鴻於孝明五年記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黄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苻健

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丐張軌李雄吕光乞伏國仁秃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僣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紀時有增損襃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録僣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宣武聞其撰録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旣訖不奏聞鴻後典起

居乃忘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膺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胡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絶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兹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爲煨燼趙燕既爲長城遼海緬成殊域中原無主八十餘年

遺晉僻遠勢畧孤微人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内修德政外抗諸僞并冀之人懷寳之士繦負而至者日月相尋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人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元嘿世祖雄才叡畧闡曜威靈農戰兼修埽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堯舜之代自晉永寧以後雖在所稱兵競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道亦足以垂

之將來昭明勸誡但諸史殘闕體例全虧編録紛繆繁畧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為一書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以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禄微惟任洑力至於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文案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録稽以長歷考諸舊志删正差謬定為實録商較大畧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二卷

惟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
善成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
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
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畧不成久思陳奏乞勅沿邊求採
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荆州大中
正趙邕忽宣明旨勅臣送呈不悟九臯微志乃得上聞
奏勅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陳奏臣又
別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仰表皇朝總括大義俯明愚

臣著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踈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慙悸鴻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傳讀然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為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僭於廣固鴻又以為在元年泰恒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為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稱臣亡考散騎常

侍黄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乃刋著趙燕秦夏西凉乞伏西蜀等遺載為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惟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兹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悉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為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乞藏秘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會為其叔鵾所殺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徙於

代郡聰明有學識永安中累遷平州刺史以老還家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卒贈齊州刺史謚曰貞子懋字德寧徐州征東府長史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為東郡太守元顥逼寇郡界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頗有政績永熙初除東徐州刺史二年為城人王早蘭寶等所害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子罕襲爵齊受禪例降光族弟榮先字隆祖涉獵經史州辟主簿子鐸有文才位中散大

大鐸弟覲羽林監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後也高祖瓊為慕容垂車騎屬曾祖輯南徙青州因仕宋為泰山太守祖修之清河太守父元孫宋尚書郎青州刺史沈文秀之叛宋明帝使元孫討之為文秀所害亮母房攜亮依其叔祖冀州刺史道固於歷城及慕容白曜平三齊內徙桑乾為平齊人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

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容獨飽自可閱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先言之於沖沖召亮與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胷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人能記之不亮即為之誦涕淚交零聲韻不異沖甚奇之廼為館客沖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寛和温篤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沖薦之為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孝文在洛欲創革

舊制選置百司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即馳驛徵亮兼吏部郎俄爲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歴顯任其妻不免親事舂簸帝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孝明親政遷給事黄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察爲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爲黄門再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

自遷都之後經畧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勑亮推究孝明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忽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即起於孝明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孝明曰廣平麤疎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孝文識遇以弟託亮亮

引爲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孝明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屬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辟勞來綏慰百姓帖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僚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況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恐

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横橋度渭以像閣道此則以
柱為橋今惟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大雨山水暴至浮至
長木數十根籍此為用乃營之橋成百姓利之因名崔
公橋亮性公清敏於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
政孝文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為九嬪徵為太
常卿攝吏部事孝明初出為定州刺史梁左遊擊將軍
趙祖悅率衆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
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都督諸軍以討

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
逆戰大破之祖悅復於城外置一栅欲拒軍亮焚擊破
之亮與李崇為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
至崇乃進軍共平硤石靈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既平
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游魂此當易以
立計翦蕩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
分經畧宜共協齊必令得埽盪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
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

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爲本任之雅算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亮輒還京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令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畧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兹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監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

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為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辯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

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邀幸得爲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吾爲汝論之吾兼正六爲吏部郎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

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用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遴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遴武夫崛起不解書計惟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効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

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别魏之失才自亮立停年格始也歷侍中太常卿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

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疽發於背明帝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祕器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貞烈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爲水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人爲碾及爲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碓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爐幹善於當世士安歷尚書北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

光州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繼乾亨武定中尚書
都兵郎中士和初爲司空主簿蕭寶夤之在關中啓
僚佐以爲都督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夤表
士和兼度支尚書爲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爲念生所
害士泰歷給事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明
帝末荆蠻侵斥以士泰爲龍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
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州刺史
謚曰文肅子肇師襲爵肇師列在齊史亮弟敬默奉朝

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硤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爲冀州别駕敬默弟敬遠以其賤出殊不經紀論者譏焉亮從父弟光韶父幼孫太原太守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孿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沖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沖爲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爲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皇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孝文善之遂

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尋勑光韶祕書郎掌校華林御書累遷青州中從事後爲司空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戸曹出爲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勑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吏民畏愛之入爲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爲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爲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葬莊

初河間邢果率河北流人十餘萬衆攻逼州郡刺史元儁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為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果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遣使慰勞尋為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儔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僕等俱荷朝眷未敢仰

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晧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顗使尋徵輔國將軍再遷廷尉卿祕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陽城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為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其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擾亂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彊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搉而論之不以一毫

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食味麤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黄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坊之内家别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議者譏其矯嗇其家資産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弼貪惏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

其合家擄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辯爭詞色不屈會樊子
鵠為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
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
後刺史侯深代下疑懼謀為不軌夜劫光韶以兵脅之
責以謀畧光韶曰凡起兵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
是作賊耳知復何計深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屯邅朝廷屢變
閉門却埽吉凶斷絕誡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慙古烈

但以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爲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閥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罹横禍權作松櫬亦可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

靜帝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韶詔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光韶弟光伯爲青州别駕後以族弟休臨州申牒求解尚書奏案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况今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謂宜許遂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明帝詔曰光伯自莅海沂清風遠著兼

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録可更申三年以廣風化後歴太傅諮議参軍節閔帝時崔祖螭張僧晧起逆攻東陽旬日閒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爭之曰以下官觀之非可慰喻止也貴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未及曉喻為飛矢所中卒贈青州刺史子滔武定末殷州别駕修之弟道固亮叔祖也道固字季堅其母卑賤嫡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父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或能興人

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時宋孝武為徐兖二州刺史以道固為從事道固美形貌善舉止習武事孝武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孝武謂曰崔道固人身如此何可為寒士而世人以其偏庶侮之可為嘆息刺史以道固為主簿後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

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爲冀州刺史鎮歴城宋明帝立徐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等立廢帝子業弟子勛子勛敗乃歸魏獻文帝以爲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宋明帝遣説道固以爲徐州刺史復歸宋皇興初獻文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討道固道固面縛請罪白曜送赴都詔恕其死乃徙齊土人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爲

太守賜爵臨淄子尋徙居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除館之西延興中卒子景嶷襲爵初道固之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隣館時以公集相見本既同由武達頗結僚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踈略而衆敬每盡殷勤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固依依也景嶷字文巖卒於平州刺史謚曰定子休纂襲爵道固兄目連子僧祐僧深僧深坐兄僧祐與沙門法秀謀反徙薄骨律鎮後位南青

州刺史元妻房氏生子伯驎伯驥後薄房氏納平原杜
氏與俱徙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祖虬僧深得還之後
絶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寓青州伯驎伯驥與母房居
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頗阻一門僧
深卒伯驎奔赴不敢入家寄哭寺門祖龍剛躁與兄伯
驎訟嫡庶並以刀劒自衛若怨讐焉祖螭小字杜客普
泰初反爾朱仲遠討斬之祖虬少好學不馳競僧深從
弟和位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

春思董惜錢不買子軌字啟則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後至儀同開府鎧曹參軍坐貪僞賜死晉陽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世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宋齊並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畧自許宋元徽末歷官爲羽林監齊高帝驃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爲寧蠻長史廣平太守叔業早與齊明帝暱事明帝輔政以爲心腹使領軍奄襲諸蕃鎮盡心用命及即位以爲

給事黄門侍郎封武昌縣伯孝文南次鍾離齊拜叔業爲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帝令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之聿曰伯父儀服誠爲美麗但恨不晝遊耳齊明帝崩廢帝即位誅大臣都下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未幾見徙南兖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内難未已不願爲南兖州齊廢帝嬖臣茹法珍王咺

之等竊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𦬊瑜粲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埸且欲羈縻之白齊主遣中書舍人裴穆慰誘之許不須回換叔業雖得停而憂懼不已時梁武帝為雍州刺史叔業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梁武帝曰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勠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武報曰惟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二百匹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事一舉

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望絶矣叔業沈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訪入北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叔業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内附景明元年正月宣武詔授叔業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將軍封蘭陵郡公又賜叔業璽書遣彭城王勰尚書令王肅赴接軍未度淮叔業病卒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詔贈叔業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武公給東園温明祕器子偖之字
文德仕齊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紹封譚麄險好殺
所乘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道
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位輔國將軍中散大
夫卒贈南豫州刺史謚曰敬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
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中偖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
施篤愛諸弟仕齊位羽林監入魏以父勲封上蔡伯爲
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稱後徙封山茌縣遷岐州刺

史爲瀧賊所圍城陷賊以送上邽爲莫折念生所害贈青州刺史汾之弟謁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内弟柳諧善鼓琴謁之師之而微不及也位汝陽太守叔業長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魏彥先封雍丘縣子位渤海相卒謚曰惠恭彥先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勅爲别將行渤海郡事城陷見害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府中兵參軍贈鴻臚少卿彥先弟絢揚州中從事時

揚州霖雨水入城刺史李崇居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人數千家汎舟南走髙原謂崇還北遂與别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崇崇勒水軍討之衆潰見獲投水而死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席法友柳玄達等共舉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魏軍詔以植爲兖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爲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特恕其

罪以表勲誠尋除授揚州大中正出為瀛州刺史再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為無恒兖州之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宣武不許深以為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怪朝廷處之不高及為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為己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及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毁又表毁征南將軍田益宗言戎夷異類不因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黄

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旨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時忠專權既構成其禍又矯詔殺之朝野稱寃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翦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原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後祚儁事雪加贈而植追封爵而已植故吏渤海刁沖上疏訟之於是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植母夏侯道遷

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帢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門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惟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温凊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為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帚於沙門寺埽洒植弟瑜桀衍並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匹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為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既長嫡母又年老其在州數歲以妻子自隨雖在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

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論者

譏焉植弟颺壯果有謀畧在齊以軍功位驍騎將軍入

魏爲南司州刺史封義陽縣伯詔命未至爲賊所殺進

爵爲侯宣武以颺勲効未立而卒其子烱不得襲封明

帝初烱行貨於執事乃封平城縣伯烱字休光小字黄

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乂納其金帛除鎮遠將

軍散騎常侍揚州大中正進爵爲侯改封高城尋兼尚

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爲城人所害贈散騎常侍青州

刺史謚曰簡颺弟瑜字文琬封下密縣子試守滎陽郡坐虐暴殺人免官後從封觀津子卒於渤海太守贈豫州刺史謚曰定瑜弟粲字文亮封舒縣子沈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歴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曽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勑畿内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粲修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而不覺解及坐定謂粲曰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後宣武聞粲善自

檦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間使者相屬合家恇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一親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為知音所輕後為揚州大

中正中書令明帝釋奠以為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粲為西兖州刺史尋為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閔帝初復為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濵粲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甞竊神器爾曰卿戒之以酒令欲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温克臣敢獻微誠帝曰甚愧來譽仍為命酌孝武初出為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人

乃爲祈請直據胡牀舉盃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粲惟高譚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人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害送首於梁子含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畧

仕齊位陰平太守歸魏授通直郎衍欲辭朝命上表請
隱居嵩高詔從之宣武末稍以出山干祿執事後歷建
興河内二郡太守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百姓人吏追
思之孝昌初梁將曹景宗寇荆州詔衍爲别將與恒農
太守王羆救荆州衍大破之荆州圍解除北道都督鎮
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子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
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别將嵇宗馳
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

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公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敗見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子嵩襲叔業之歸魏又有尹挺柳玄達韋伯昕皇甫光梁祐崔高容閻慶允柳僧習並預其功尹挺天水冀人仕齊位陳郡太守與叔業參謀歸誠歷南司州刺史柳玄達河東解人頗涉經史仕齊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獻款玄達贊成其計入魏除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子卒改封夏陽縣子子緈襲緈弟遠字季雲性麤

放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癲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孝武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行出返家人或問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後客游卒玄達弟玄瑜位陰平太守卒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於河陰遇害韋伯昕京兆杜陵人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嫉之如讎即彥先之妹夫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子芬之為質入魏封零陵縣男歷南陽太守坐事

免後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書裴植謂崔廣對
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曰云裴
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皇甫光安定人美鬚髯善
言笑入魏卒於渤海太守兄椿齡從薛安都於彭城內
附授岐州刺史椿齡子璋鄉郡相璋弟瑒位吏部郎性
貪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
雍之壻爲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卒於安南將
軍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子長卿太尉司馬梁祐北

地人叔業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
十餘創景明初賜爵山桑子出為北城太守清身率下
甚有聲稱歷太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為談詠常與朝廷
名頥泛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禄大夫端然養志不
歷權門卒於京兆内史崔高容清河人博學善文辭美
風彩景明初位散騎侍郎出為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
守卒官閻慶永天水人博識多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説
不覺忘疲卒於敷城太守柳僧習見周史其子虯傳

夏侯道遷譙國人也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婚韋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娶婦家人咸謂戲言及婚求覔不知所在乃云逃入益州後隨裴叔業於壽春爲南譙太守二家雖爲姻好親情不協遂單騎歸魏拜驃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會梁以莊丘黑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爲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反叛南奔梁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

王助戍漢中道遷乃轘靈珍斬其父子送首於京師梁冠軍將軍江悅之等推道遷為梁秦二州刺史道遷遣表歸闕詔璽書慰勉授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豐縣侯遣尚書邢巒指授節度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為例宣武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改之來布酬昔遇宣武曰卿建為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

也道遷以賞報為微逡巡不拜尋改封濮陽縣侯歲餘頻表解州宣武許之除南兖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深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業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歷華瀛二州刺史為政清嚴善禁賊盜卒贈雍州刺史謚明侯初道遷

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穎興之計求分邑戸五百封之
宣武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之議
欲更以二百戸封穎興會卒遂寢道遷不聘正室惟有
庶子數人長子夬字元廷歴鎮遠將軍南兖州大中正
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酤買飲噉多
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猶數千餘匹穀食
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夬好酒不欲傳授
國封夬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聽事

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夬心驚懼謂人曰世寶至官少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悟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涼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夬曰卿昨夜當大飲溺衣如此夬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夬聞謂卓曰人生何常惟當縱飲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俄而心悶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

鉅鹿大守初夬與南人辛諶庾導江文逘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耳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夬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敺夬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

罪而被嗔責僧明便悟而欣宗鬼語如夫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夫妻裴植之女也與道邃諸妾不睦訟閱徹于公庭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夫弟睿等言其眇目癎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夫同庶已應紹襲尚書奏籍承封道邃兄子抱夫位咸陽太守道邃之謀歸國也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潁川辛諶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勳末道珍爲齊州東平原相有能名安世苻堅丞相王猛元孫也歷涉書傳

位北華州刺史諶魏衛尉卒毗後也有文學位濮陽上黨二郡太守永善弾琴有文學位漢中太守永弟漾亦善士性至孝時潁川庾道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勲謀亦為奇士歴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梁右中郎將及至洛陽瓌堵弊廬多與儁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後為饒安縣令罷卒

李元䕶遼東襄平人晉司徒允之八世孫也允子順播及孫沈志皆有名宦沈孫根仕慕容寳為中書監根子

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魏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齊位馬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後為裴叔業司馬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叔業疾病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尅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為齊州刺史廣饒縣伯尋以州人聊世明圖為不軌元護誅戮所加微為濫酷州内飢儉表請振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

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爲良刺史也三年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絪佐餞别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䕶妾伎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既甚支骨稍消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青州刺史元䕶爲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常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誡子㑹襲正始中降爵

為子會頑騃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
有姿色會不答之房乃通其弟機因會醉殺之子景宣
襲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元
護弟静性貪忍兄亡未斂便剝妓服玩及餘物歴齊郡
内史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齊以膂力自効任
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後與裴叔業同謀歸魏
拜豫州刺史苞信縣伯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叔

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焉歷華并二州刺史後爲别將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沒遂停十年恬靜自安不競世利宣武末除濟州刺史以康和著稱又從封乘氏後卒於光祿大夫贈秦州刺史謚襄侯子景通襲善事元乂秉賂乂父繼繼爲司空引景通爲掾卒贈衞尉少卿子鄖襲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姚泓之滅其祖父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齊爲

軍王助成壽春遂與裴叔業同謀歸城除南徐州刺史封慎縣伯後除東秦州刺史政任於刑爲人所怨有受納之響爲御史中丞李平所彈會赦免後爲河北太守有清稱再遷中山内史加平北將軍直閣元羅領軍元义弟也會過中山謂曰二州刺史飜復爲郡當恨恨耳世㢸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隲平北爲郡始在下官卒贈豫州刺史謚曰康長子會汝陽太守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隷書性方厚有名士風又工摹書爲

時人所服位東萊太守寵郡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
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
避劉石之亂南渡祖興之父範之並爲宋武所誅悅之
少孤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畧善待士有部曲
數百人仕齊爲後軍將軍部曲稱至千有餘人梁初以
討滅劉季連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氐攻破白馬進圍
南鄭悅之大破氐衆遂復白馬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

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
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梁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
城遂圍南鄭悅之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道遷
尅全勲款悅之天寶有力焉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贈
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子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遙文遠
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
文遙奮劒請行遂手斬靈珍襲父封拜咸陽太守勤於
禮接終日坐聽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

人所疾苦大盜姓名奸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奸刼息止政爲雍州諸郡之最後爲安州刺史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幽燕已南悉沒唯文遥介在羣賊之中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卒官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遥有遺愛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旣攝州事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行安州事旣而賊勢轉盛救援不接果乃攜諸弟并率城人東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送果

等元象中乃得還朝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功位
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也後世居蜀漢或家安
國之桓陵縣父興宗齊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
州父於路爲羣盜所害誕雖幼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
旬朔之內遂得復讎州里之間無不稱歎景明中自漢
中歸魏陳伐蜀計宣武嘉納之延昌末王旅大舉除驃
騎將軍都督别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

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若尅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宣武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羽林監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為西南道軍司馬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梁益州刺史蕭深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劒戍子建遣誕勒兵馳赴大敗之禽世澄等十一人文熾先走獲免孝昌初于運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後卒於東梁州刺史 贈[illegible]州刺史謚曰莊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弘晉長秋父卿
華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宋位東徐州刺史及平徐兖讜
乃歸順於尉元元表授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
與讜對爲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賜爵平陸侯
讜性開通篤於接恤青齊之士雖疎族末姻咸相敬視
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衆敬
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卒贈青州刺史謚康
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

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爲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乃賜爵昌安侯出爲樂陵太守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讜兄弟十人兄忠字處順在南爲合鄉令歸降賜爵新昌侯卒於新興太守贈冀州刺史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宮爲婢皇甫遂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爲宋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求皇甫文成怪其納賄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

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讜入魏讜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爲客積年出爲東河間太守卒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也父膺梁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畎畎爲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之伐蜀梁武命畎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退梁武遂改授畎畎怒將有異圖事發被害苗年十五有報雪志延昌中歸魏仍陳圖

蜀計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為鄉導次晉壽宣武宴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家恥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陳平定江南之計其文理甚切於時明帝幼沖無遠畧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三秦反叛侵其三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戰苗以隴兵彊悍且羣聚無資乃上書以為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

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飄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
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
守勿戰别命偏師精卒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
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别將淳于誕出
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爲郎中乃領統軍深見
知待孝昌中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
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及殺爾朱榮榮從弟世隆擁
部曲還逼都邑孝莊幸大夏門集羣臣博議百寮計無

所出苗獨奮衣起曰今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効節之時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師夜下去橋數里放火燒船俄而橋絶賊沒水死者甚衆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鬬衆寡不敵苗浮河而沒帝聞哀傷久之贈都督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謚忠烈苗少有節㮣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嗟咨

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並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諫責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善屬文詠工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燒燔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子曇龔襲爵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晉元帝南渡

父宗之宋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太安中與妹夫李嶷俱來歸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爲稱職時北地諸羌恃險作亂前後宰守不能制朝廷患之乃以藻爲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欵朝廷嘉之雍州人王叔賓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騃奴戍主詔曰遂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敘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爲岐州以藻爲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麤暴或拒

課輸或害吏長自前守宰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横羌氐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爲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元英征漢中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克果後車駕南伐以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爲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遣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嘆曰今未

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景明初宣武追錄舊功拜潔為太尉司馬卒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啟為其國郎中令襲父爵永安中歷河北黎陽二郡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予洪業入於關中率衆侵擾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國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與洪仲洪仲

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書博涉經史兼有才幹為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為平齊百姓父母並年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彊於人事勠力傭丐得以存立晩為奉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賜爵貝丘男除中書博士王肅之為豫州以永為肅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孝文曰已遣傅脩期為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為帝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齊遣將魯

康祖趙公政等率衆一萬侵豫州之大倉口肅令永擊之永量吳楚兵好以斫營爲事又賊若夜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度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祖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兵夾擊之康祖等奔趨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處遂望永所置火而爭渡水深溺死者不可勝計斬首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祖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

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東侵楚王戍肅復令永將

伏兵邀其後軍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叔

業單騎而免兩月中遂獻再捷孝文嘉之遣中謁者就

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邱縣

男帝每嘆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傅脩期耳裴

叔業又圍渦陽時帝在豫州遣永爲統軍與高聰劉藻

成道益任莫問等救之永曰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

不從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

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鋭藻徙邊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詔永爲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國密遣於永及將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二人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並賞列土永惟清河男齊將陳伯之逼壽春沿淮爲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陰三千人先援之永至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若

如敎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有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犫伯之頻有尅捷中山王英之圍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擐甲揮戈單騎先入惟有軍主蔡三虎一人副之突陣橫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大破之仙琕燒營卷甲而走英於陣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王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

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

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平英使司馬陸

希道爲露布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采直與

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英深賞之還京除太中大

夫後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表請永求

以爲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

白首見拘此郡然於御人非其所長故在郡無聲稱還

左將軍南兖州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槃馬奮矟常

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師拜光祿大夫卒贈齊州刺史永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奮矛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遂慕杜預近好李沖王肅欲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勑其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不忿之馮先永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邙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遂求歸葬永於所封貝邱縣事經司徒司徒胡

國珍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太后從賈意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遷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繞束去地尺餘甚爲周固以斧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怪叔偉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得永武而不得永文傅豎眼者本清河人也七世祖伷伷子遘爲石虎太常祖父融南徙渡河家于盤陽爲鄉閭所重性豪俠有三

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頗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人曰惟傳靈慶堪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惟有傳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惟有傳靈越能解此文融謂其三子文武才幹足以駕馭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爾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讖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相歸附宋將蕭斌王玄謨寇碻磝時融始死玄謨彊

引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内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𤣥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户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弦不虛發不可逼也𤣥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山澤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既至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氏訣言

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因說齊人慕化青州可平文成大悅拜靈越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爲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宋恐靈越在邊擾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爲冀州中從事乾愛爲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爲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出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

臨齊人知判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從期狀靈越殊不應答乾愛不以爲惡勑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可着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爲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垣公着此當見南國方主豈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丹陽宋孝武見而禮之拜兖州司馬而乾愛亦還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鄴靈越意恒欲爲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雞肉蓯菜食乃爲作之下以毒

欒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靈越爲太原太守宋廢帝遇
弒靈越舉兵與徐州刺史薛安都同孝武子晉安王子
勛子勛以靈越爲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亡爲
明帝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
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宋輔國司馬劉勔勔躬自慰勞
詰其叛逆靈越曰九州唱義何獨在我勔又問卿何不
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對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
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人生歸

於一死實無面永活勔壯其意送還建鄴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撓乃殺之竪眼即靈越子也沈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爲參軍以軍功累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竪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巴北所至尅捷竪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酋振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人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人入境者皆移送還本檄勒

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爲魏民矣宣武甚嘉之明帝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人追隨戀位者數百里梁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爲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大失人和梁遣其衡州刺史張齊因人心怨入寇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以爲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以下版之豎眼既出梁州

梁軍所在拒塞暨眼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岀身頻至九捷蜀人聞暨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暨眼至州白水已東人皆寧業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萌暨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被重創奔而退小劒大劒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之賜驊騮一匹寶劒一口後轉岐州刺史仍轉梁州刺史梁州人旣得暨眼爲牧人咸自賀而暨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

爲人害遠近怨望尋假鎮南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二州諸軍事梁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等十軍率衆三萬入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擊大破之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爲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絶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崑崙扇攪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内應賊圍既合事泄在城兵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恚發疾卒永安中贈吏部尚書左丞齊州刺史孝武帝初贈司空公相州刺史長

子敬和次子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孝莊時以其父有遺惠於益州復爲益州刺史至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爲梁將樊文熾攻圍城降送於江南後以齊神武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北以申和通之意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爲土賊掩襲棄城走遂廢棄卒於家

張烈字徽之清河東武城人也孝文帝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爲字焉高祖悕爲慕容儁尚書右僕射曾祖恂散

騎常侍隨慕容德南度因居齊郡之臨淄縣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徵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三徵孝文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爲太子步兵校尉齊將陳顯達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荆州刺史廣陽王禧慮其有異表請代之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帝曰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如何彭城王勰稱贊之遂除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齊將

崔慧景攻圍之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民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逌走帝親勞之曰卿果能不負所寄烈謝曰不遇鑾輿親駕臣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能不負陛下帝善其對宣武即位追録元勲封清河縣子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遇凶儉烈為粥以食飢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明帝即位為司空長史先是元乂父江陽王繼曾為青州刺史及乂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謟附歴給事黄門侍郎光禄

大夫靈太后反政以乂黨出爲青州刺史時議者以烈家産畜殖家僮甚多慮其有異不宜出爲本州改瀛州刺史爲政清静吏民安之後因辭老還鄉兄弟同居怡然爲親類所慕卒於家烈先爲家誡千餘言并自敘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誡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質博學有才藝位諫議大夫烈弟僧皓字山谷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以諫議大夫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徵並不起世號徵君焉好營

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瘢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皓尤好蒱奕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節閔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事敗死於獄中

李叔彪渤海蓨人也從祖金神龕中與高允俱徵位征南從事中郎叔彪好學博聞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亮河間邢巒並相友善三遷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

稱歴中書侍郎太尉高陽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爲吏民所稱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穆叔彪子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冊祭燕宣王廟還除儀曹郎賜爵脩縣男稍遷興平太守卒子彖字孟則清簡有風槩博涉羣書初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光祿大夫兼散騎常侍使梁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彖從容風素有名於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路侍慶字伯瑞陽平清泉人也祖綽陽平太守侍慶有幹用與廣平宋飜俱知名爲鄉閭所稱太和中除奉朝請侍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同推讓之孝文遂並拜焉累遷定州河間王深長史爲深貪暴肆意侍慶每進苦言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子祖壁給事中侍慶弟仲信思令並有令名官位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爲奉朝請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

王託疾不拜亮以辱命坐白衣守郎中歷濟北平原二郡太守以清嚴稱後爲東荆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啟弟子起爲奉朝請議者稱之卒於光祿大夫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弟銓悅等並歷位清顯

曹世表字景昇魏大司馬休九世孫也祖謨父慶並有學問世表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爲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

里貴達每稱美之延昌中除清河太守臨官省約百姓安之孝昌中爲尚書左丞出行東豫州刺史遷東南道行臺卒贈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乾中書侍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爲長樂太守時葛榮攻信都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防捍力窮城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東徐州刺史永熙中爲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

刺史前後在州爲吏民所愛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

冀州刺史子子義子智子義學涉有父風仕隋至尚書

右丞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頗涉子史閑解几案稍遷

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

隴西辛雄范陽祖瑩太山羊深西平淳于恭並以才用

見留尋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

寶夤啟云所統十萬食惟一月明帝大怒詔問所由錄

令以下皆推罪元旭入見御坐前屈指計較寶貨兵糧乃踰一年事乃得釋復還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是朝廷分汲郡河東二界扶風之地立義州置關西歸款戶除元旭義州刺史卒官

蕪亮字景順武功人魏侍中則之後晉亂避地河右太武平涼州還鄉里祖稚字天祐位中書侍郎玉門郡守父祐泰山郡守亮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與弟湛

等皆著名西土一家舉二秀才亮初舉秀才至洛陽過
河内常景景深器之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
將此人乎齊王蕭寶夤引爲參軍寶夤還大將軍仍爲
之掾寶夤雅相知重凡有文檄謀議皆以委之尋行武
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夤作亂以亮爲黄門侍郎亮善處
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夤敗從之者多遇禍唯亮獲全及
長孫承業爾朱天光等西討並以亮爲郎中專典文翰
賀拔岳爲關西行臺引亮爲左丞典機密孝武帝西遷

遷吏部郎中大統二年拜給事黄門侍郎領中書舍人文帝子宜都王式爲秦州刺史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黄門侍郎豈可爲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爲恨臨辭賜以御馬八年封臨涇縣子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以機辯善談笑周文甚重之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歷祕書監大行臺尚書出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

給騎十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懽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爲榮十年徵拜侍中卒於位贈本官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稍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蘊焉綽傳列在周史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於時起家黄門侍郎亮弟湛字景儁少有志行頗涉羣書與亮俱知名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

騎侍郎蕭寶夤之討關西以湛為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孝昌中寶夤大敗東還朝廷以為雍州刺史後自猜懼害中尉酈道元乃稱兵反時湛卧疾於家寶夤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報湛云元畧受蕭衍意旨乃欲見除酈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君契濶故以相報死生榮辱與君共之湛聞之舉身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百口居家即時居滅云何得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

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榮寵至此既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有不臧之心信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蘓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爲王族滅也寶夤復報曰比自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故爾湛復曰凡爲大事者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計之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戶

庭也願乞骸骨還鄉里脫得因此病死庶歸全地下無媿先人寶夤素重之知必不爲己用遂聽還武功寶夤後果敗莊帝徵拜尚書郎至帝謂之曰前聞卿既答蕭寶夤甚有美辭可爲我說之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夤周旋契濶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臣之罪也莊帝大悅加散騎侍郎尋遷尚書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湛弟讓字景恕幼聰

敏好學頗有人倫之鑒初爲本州主簿稍遷別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周文爲丞相引爲府屬甚見親待出爲衛將軍南汾州刺史有善政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魏子建字敬忠鉅鹿下曲陽人也祖歆本郡太守父悅濟陰太守子建釋褐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中郎初宣武時氐遂於武興立鎮尋改爲東益州其後鎮將刺史乖失人和羣氐作梗遂爲邊患乃除子建東益州刺

史子建布以恩信遠近清靜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構逆僉以州城之人莫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以為城人數當行陣盡皆驍果安之足以為用急之腹背為憂乃悉召居城老壯曉示之并上言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明帝優詔從之子建漸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內外相顧終獲保全及秦賊乘勝屯營黑水子建乃潛使掩襲前後斬獲甚衆威名赫然先反者及此悉降

乃間使上聞帝甚嘉之詔子建兼尚書爲行臺刺史如故於是威振蜀土其梁巴二益兩秦之事皆所節度梁州刺史傅豎眼子敬仲心以爲愧在洛大行貨賄以圖行臺先是子建亦屢求歸京師至此乃遣刺史唐永代爲豎眼因爲行臺子建將還羣蠻慕戀相率斷道主簿楊僧覆先行曉諭諸氐忿曰我當留刺史爾送出也斫之數創幾死子建徐加慰譬旬月方得前行吏民贈遺一無所受而東益氐蜀尋反攻逼唐永永棄城而走乃

喪一蕃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門曇璨及鉅鹿人耿顯皆沒落氏手及知子建之客垂泣追衣物還之送出白馬遺愛所被如此初子建爲前將軍十年不徙在洛閑暇與吏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爲奕碁時人謂爲耽好子建每曰碁於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爲時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曾對局還洛後累遷衞尉卿初元顥内逼莊帝北幸子建謂所親盧義僖曰北海自絶社稷稱蕃蕭衍吾老矣豈能爲陪臣

遂攜家口居洛南顥平乃歸先苦風痺及此遂甚以卿任有務屢上書乞身特除右光祿大夫邢杲之平太傅李延寔子侍中彧爲大使撫慰東土時外戚貴盛送客填門子建亦往候别延寔曰小兒今行何以相勗子建曰益以盈滿爲誡延寔悵然久之及莊帝殺爾朱榮遇禍於河陰者其家率相弔賀太尉李虔第二子仁曜子建之女壻往亦見害子建謂姨弟盧道虔曰朝廷誅翦權貴兇徒尚梗未聞有奇謀異畧恐不可濟此乃李門

禍始弔賀無乃忽忽及永安之後李氏宗族流離或遇誅夷如其所慮後歷左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子建自出爲藩牧董司山南居脂膏之中遇天下多事正身潔已不以財利經懷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不周贍清素之迹著於終始性存重慎不雜交游惟與尚書盧義僖姨弟涇州刺史盧道裕雅相親昵及疾篤顧勅二子曰死生大分含氣所同世有厚葬吾平生不取遽篨裸身又非吾意氣絶之後斂以時服吾生平契

濶前後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舊瑩墳地久固已有定别唯汝次母墓在外耳可遷入兆域依班而窆行於吾墓之後如此足矣不須附合當順吾心勿令吾有遺恨永熙三年春卒于洛陽孝義里舍時年六十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文静二子收祚收知名齊代自有傳子建族子惇字仲讓容貌魁偉性通率永安末除安東將軍光禄大夫爾朱仲遠鎮東郡以事捕惇遇出外執惇兄子允而去惇聞哭曰若害允

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頭曰家事在惇允何知也乞以身罪仲遠義而許之天平中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惇叔偃字盤蚪有當世幹用位驍騎將軍性浮動晚乃曲附高肇彭城王勰之死也偃構成其事爲時所惡子質字懷素幼有立志年十四啟母求就徐遵明受業母以其年幼不許質遂密將一奴遠赴徐學留書一紙置所臥牀内外見之相視悲歎五六年中便通諸經大義自學言歸生徒輻湊皆同衣食情若兄弟後避葛榮難客

居趙國飛龍山爲亂賊所害士友傷惜之興和二年侍中李神儁祕書監常景等三十二人申辭於尚書爲請贈謚事下太常博士考行謚曰貞烈先生

魏劍子建族弟也本名顯義字弘理孝文帝賜名仍敕以顯義爲字雅性俊辯博涉羣書有當世才兼資文武知名梁楚淮泗之間孝文南伐聞而召之既至與語大悅謂劍曰今我此行是卿建功之日免之勿憂不富貴也授内都直侍左右師次淮南諸城未有下者劍乃進

曰陛下百萬之軍風行電埽攻城畧地所向無前雖有智者莫能爲計然而師次淮南已經累日義陽諸城猶敢拒守此非不懼亡滅自謂必可保全也但陛下卒徒果鋭殺掠尚多人有畏威未嘗懐惠恐一旦降下妻子不全所以遲疑未肯先發臣請間入城内見其豪右宣達聖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率面縛請罪陛下拔其英楚因而任之此外諸城可不勞兵而自定孝文大喜曰所以召卿本爲是耳卿今此言副吾所望釗遂夜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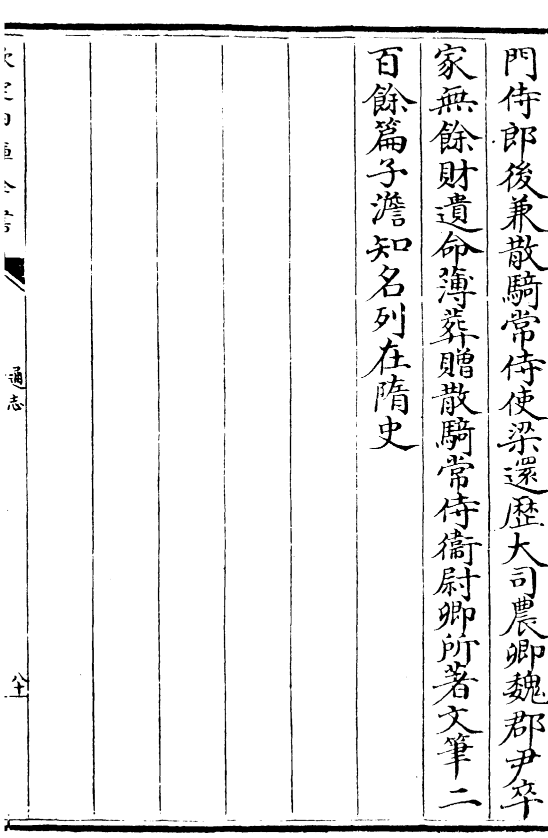
城中示以危亡之期開以生全之路城中大小欣悅明
旦開門出降自此而南望塵欵附孝文謂釗曰卿之一
言逾於十萬之師揚我信義播于四表寔卿一人之力
即授義陽太守陵江將軍又令釗與諸將統兵討襲所
當無不摧破軍中服其勇敢孝文益喜謂羣臣曰中國
士人吾拔擢咸盡文武膽畧未有若釗儔加授建忠將
軍追贈其父處順州刺史時經畧江左方大用之遇風
疾發動頻降醫藥竟不痊復卒時年六十四子彥字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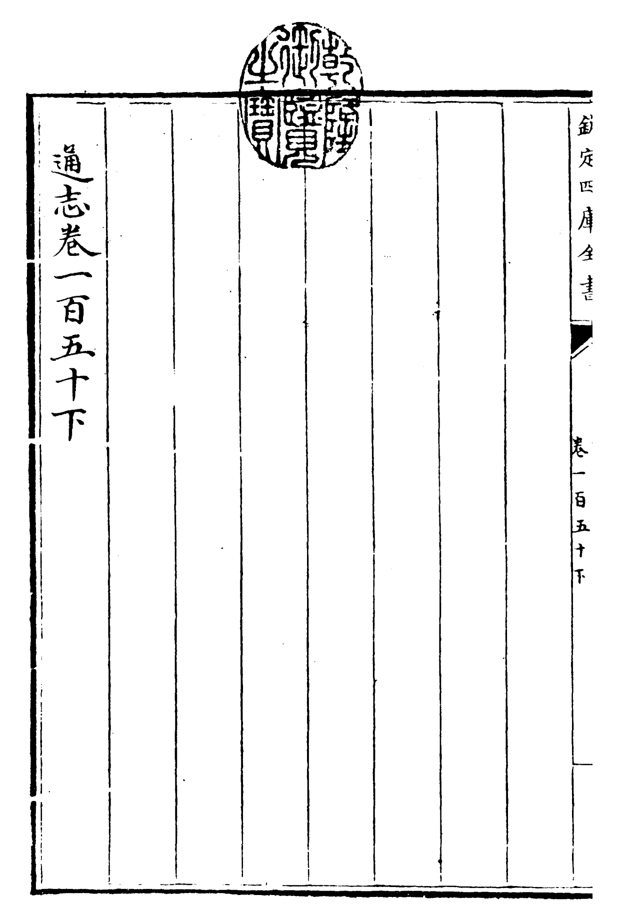
卿博學善屬文趙郡王幹辟開府參軍廣陵王羽辟記
室並不行陳留公李崇甚重之引爲鎮西參軍事崇討
叛氐楊靈珍叛蠻魯北鷰又請爲記室參軍中山王英
討淮南亦請爲記室參軍軍還求爲著作佐郎思樹不
朽之業以晉書作者多家體製繁雜欲正其紕繆删其
游辭勒成一家之典俄而彭城王勰聞李崇稱之復請爲
掾兼知主客郎中書遂不成王遇害退歸田里清河王
復請爲諮議王勢高名重深爲權倖所嫉彦恐罹其禍

固辭以疾肅宗初拜驃騎長史尋轉光州刺史年六十八卒子長賢列在齊史

魏李景子建族弟也父鸞字雙和孝文帝賜名有器幹體貌魁偉以有容儀為奉車都尉曾升輅車觸毀金翼斂容請罪帝笑曰卿體貌過人素不便習何足懼也車駕南征漢陽除鸞統軍帝歷幸其營歎賞之及在馬圈不豫勑兼武衛將軍領宿衛左右景明中六輔之廢鸞頗豫其事後除光州刺史吏滿還朝卒謚曰夷李景少

孤清苦自立博學有文才弱冠有名京師時邢子明稱有才學殆與子才相侔李景與子建子收名相亞洛中號兩邢二魏莊帝時爲中書侍郎普泰中爲尚書右丞李景善附會宰要當朝必先事其左右爾朱世隆特不愛之於時才名甚盛頗過其實太昌中位給事黄門侍郎甚見信待除定州大中正孝武帝釋奠李景與温子昇李業興竇瑗等俱爲摘句天平初因遷都遂居相人西山内懷憂悔乃爲擇居賦以自慰元象初兼給事黄


門侍郎後兼散騎常侍使梁還歴大司農卿魏郡尹卒家無餘財遺命薄葬贈散騎常侍衛尉卿所著文筆二百餘篇子濳知名列在隋史


通志卷一百五十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柟

謄錄監生臣戴樊